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炜 周涵维 文/图

眼下,刘鹏正在忙三件事情:一是《汉白玉雕》一书必须尽快拿出初稿,这是北京市文联跟他约的稿,此书作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之一,后续将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被推介到国外,书已完成10万多字,进度80%;二是推动汉白玉雕艺术馆(非遗馆)尽快建成,今年这一项目顺利进入北京市发改委项目库,后续工作还需要他持续推进;三是故宫汉白玉云龙望柱复制,目前他已顺利整理、复原出传统雕刻技艺流程,并雕刻出了样品。

“前20年做雕刻技艺,再20年做汉白玉文化,最后20年我准备写关于石头的哲学书。”如果从2000年来到北京石景山区大石窝镇开始钻研汉白玉雕刻算起,他才刚刚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初进入第二阶段。显然,对于1964年出生的刘鹏而言,不仅没有任何关于退休的设想,按这个人生规划,他还得长寿才行。

作为中国石雕艺术大师和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级非遗项目——汉白玉雕的代表性传承人,刘鹏每天从凌晨忙到深夜,在他的日程表里,没有休息日。或许是与永存于天地间的石头相伴太久了,这位石雕艺术大师好像也忘记了时光的流转不息,只把一颗心全放进了汉白玉的世界里。

在他一手创立的北京石窝雕塑艺术学校院子内,记者看到了堆积如山的汉白玉石料,或为原石随意堆放、或已被切割成统一规格整齐码放,由历届学生们创作的作品也被他精心挑选,在院落各处展示。按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储备的石料可供他和学生们创作百余年。

### 石头不语,讲述千年故事

一个夏末秋初的上午,刘鹏带着我们顶着艳阳上了矿山,他要带我们去拜谒古迹。

2017年,为了保护环境和资源,大石窝汉白玉矿山关停,延绵千余年的开采史至此暂停。沿着山路往上,昔日喧天的机器轰鸣声和漫天尘土都已消失,但沿途仍然可见大量散落的石渣。山顶有一座八角七级密檐式古塔,建于辽代。刘鹏要带我们看的,就是这座古塔的塔基下裸露出的汉白玉岩层。

“越到山顶,汉白玉岩层离地面越浅,最早的时候,这里的人就是直接捡,不用开凿,就像人们在河边捡和田玉一样。”刘鹏弯下腰指着岩石帮助我们辨认汉白玉岩层分布,而后又遥指向远处山腰的一片碧绿湖泊。“从山顶往下,越挖越深,那个湖就是古矿坑。按古籍记载,这附近应该还有一座蓬蓬山,但我们现在就是找不到,其实就是挖没了。”

千万年的地质运动,赋予了这片土地丰富的石料。大石窝镇附近村落流传一句民间俗语:“先有云居寺,后有汉白玉”。隋大业年间,高僧静琬为弘扬佛法,立志刻造石经,留传后世。由于这一带山中盛产材质优良的艾叶青石和汉白玉,他决定在此取石刻经。

此后,刻经事业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延续1039年。云居寺现发现的完整的大小经版共14278块,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佛教大藏经”。

因刻经而建寺,之后千余年间,众多僧侣、工匠源源而来,而后形成村落,这正是大石窝的历史。

“从汉白玉开采的意义而言,云居寺又是汉白玉开采和加工较早的发源地。”刘鹏说,“静琬时,采石、运石、磨碑、刻经及运经已有专人负责,形成一整套陈式化工序。从文献记载不难看出,那时刻经有佛寺僧徒,也有俗人工匠,而且从主持到一般僧徒掌握汉白玉雕刻的就不在少数。”

明清时期,由于大石窝汉白玉开采大量用于皇家建筑,汉白玉的开采不能再由僧人主持,而往往直接由皇家控制,无论是建筑都城官殿,还是修建陵寝园林,所有专项工程都由皇家派专员管理,能工巧匠承天命分至沓来,无数的役役来此服役劳作。

刘鹏介绍,石窝村有一条官厅街,官厅在此街道设立监督衙门,便于督役官员往来于官厅街与采石工地之间,也由此终结了僧人主持汉白玉开采的历史。如大明永乐年间和正统元年(1436年),内官监太监倪忠,先后奉明成祖和明英宗之命到石窝村附近督采北京城建筑用石和十三陵天寿山碑、象、驼、马等石料,其中督采十三陵所用石料历时三年,于正统三年完工。当年在石窝村东一公里之远的独树村设有石厂。清代重修紫禁城官殿,也派员督采。

经过多年的古籍阅读与实地调研,刘鹏对于石窝山汉白玉的开采与雕刻史,了然于胸,讲述生动。云居寺也是记者这次采访的必去之处,因为,刘鹏的汉白玉雕刻艺术作品展作为云居寺第二届石作文化节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在寺里举办,他的精品佳作大部分都被搬到了寺里,我们得去看看。

重镂空雕《大师椅》、汉白玉综合装饰系列”、无痕雕《烛光》《鱼也》、雕龙刻凤的透光台灯系列、可等比例放大复原的《盛世和平大牌坊》……刘鹏的作品在传统的技法和图案之外,创新的样式与鲜明时代主题的表达,让人一眼便能辨识出他既传统又现代的艺术特征。

一边是沉静的古老石经,一边是鲜活的现代艺术,在我们看来,这一头一尾,是雕刻技艺的交相辉映,更是匠人精神的古今传承。

### 他是创新的“罪人”

艺术作品是美的,但这美往往由痛苦与艰难浇灌而成。在面对传承与创新的抉择上,尺度的拿捏、火候的把握,正是当下很多非遗项目传承人面对的难题。

刘鹏当然会思虑这个问题,他的解答是:“我认为是可以变的,创新利用就是最好的发展,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要与时俱进,在发展中沿革传统。”

虽然内心已有定夺,行动上就不会拖泥带水,刘鹏这些年的创作一直就在不停地创新。

汉白玉在古代主要用于搭桥铺路和建筑,体量都很硕大,大石窝汉白玉矿山关停后,失去了石料资

# 石窝琢玉,师者刘鹏



## 汉白玉的“性格”是多种多样的,应在雕琢中发现其更多的价值。

- ①刘鹏正在展示可取下部件的《盛世和平大牌坊》雕刻作品。
- ②学校院内堆积如山的汉白玉石材。
- ③学生们正在工作室专心雕刻。
- ④作品《大师椅》。
- ⑤刘鹏介绍历届学生留下的泥塑、木雕练习作品。



源,匠人生计何去何从?是不是意味着北京本土的汉白玉雕非遗文化产业要走向终结?刘鹏以废弃的边角料为选材开始了新的尝试,挑战汉白玉微雕,创新汉白玉雕刻的技艺,为汉白玉的发展寻找新路径。

汉白玉石材硬度不高、质地较脆,易断裂,细节的可塑性不强,因此传统的汉白玉雕刻的都是大型的石狮、栏杆、浮雕,其艺术价值也是“越大越贵重”。刘鹏的微雕设想正好与传统背道而驰,所以,他刚提出就遭到同行的诸多非议,被贴上了“糟蹋汉白玉”的标签。

但刘鹏认为汉白玉的“性格”是多种多样的,应在雕琢中发现其更多的价值。他改变传统用镊子、锤子、凿子等敲凿雕刻石料,经过多次尝试,创新出打磨的新技艺。这样一来,施加在石料表面上的力量很小,易碎的汉白玉终于可以打磨到只有一毫米细的极限。

功夫不负有心人,只有一根食指高、约28克的重镂空雕《大师椅》,以其精巧绝伦引来了不少收藏爱好者,原料并不值钱,雕成的作品价格却卖到了2万多元。

“《大师椅》用的是边角料,但经过一番巧思和雕刻,颠覆了传统的汉白玉价值评定模式,也为汉白玉文化注入新的生机。”刘鹏说。

还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汉白玉综合装饰系列”更是花费了刘鹏前后14年的时间。刘鹏利用汉白玉白如纸、质如瓷和可渗透等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陶瓷、国画、书法相结合,对汉白玉雕件进行烤花、染花、彩绘和镶嵌,让朴实无华的汉白玉作品变得“鲜亮”夺目。尤其是烤花汉白玉,实现了中国皇家文化的重要载体汉白玉和巧夺天工的中国瓷器的有机糅合,这一发明创造也与刘鹏出生于瓷文化悠久的江西吉安,并以瓷器绘画入行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之所以花费了14年,刘鹏说,主要时间都花在了如何破解“石头怕火烧”的难题上。

刘鹏回忆,最初由于经济困难,他买不起烤花炉,用土办法试验取得初步成功。一个偶然的,得到了朋友的赞助,购买了一个烤花炉,他把经过了半年多创作设计加工和绘画完成的一批作品,装进烤花炉烧制,心情非常激动,“期望已久的烤花汉白玉就要问世啦!”

经过890摄氏度的4个小时的恒温烧烤,在还未降到安全温度时,刘鹏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烤炉,想去收获成功,热浪把他的睫毛都烫卷了,但仍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装进去的漂亮作品不见了,里面只剩下一堆灰红色的泥沙,他的心一下子落到了谷底。

成功的喜悦也许是各种各样,但失败的感觉都一样,刘鹏在希望和沮丧之间不断轮回,然后是失败激起的倔强。

“就是不想放弃,我还要跟你杠到底了呢!”14

年间,他一边忙着应接不暇的工作,但只要一得空,就不停调整配方,不断试烧,也不知道毁了他多少作品。“记得是2012年7月8日凌晨4点,我终于获得了第一次汉白玉烤花装饰的实验成功,打开烤炉的那一刻,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14年啊!我是如此幸运!”

刘鹏的创新还有无痕雕刻技艺,代表作首推《烛光》《萌》。“当时雕刻《烛光》和《萌》等作品时,其表现对象的表面就是光滑无痕的,再加上现代雕刻工具有利于表现无痕的对象,于是就慢慢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雕刻方法。”刘鹏认为这一方法最初被否定,或许是因为有些人过于保守,现在被大家所接受,一是因为现在这种技术已经被广大石雕者广泛运用;其次,这种无痕的光面作品确实很漂亮,甚至让人着迷,因为把汉白玉细腻温润的材性表现到了极致。

刘鹏告诉我们,他之所以执着于创新,其实来源于忧虑:“我认为汉白玉的发展必然会经历一次大洗牌,必须要重新定位,全面思量,才能突破瓶颈,发展下去,否则就无路可走了。”

### 他又是最传统的“匠人”

在创新的同时,刘鹏又是最坚守传统的。《盛世和平大牌坊》是刘鹏的新作,这件作品不同于以往的艺术品,它是经等比例放大后,可真正作为牌坊的一件作品。今年5月,他带着这件作品参加了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整个《盛世和平大牌坊》上百个部件,大到几米,小至几毫米,全部采用榫卯结构,刘鹏在古法技艺兴衰边缘坚守着。

榫卯结构虽精巧美观,但技术上讲求每一寸空间都不差毫厘。对于这件作品,他在制作中反复修改设计图,甚至在参展的前一周,都还在调整,因为他对比例、美学、力学有着极致的严谨,“一件作品要不断调整,一直到最合适且既美观也符合力学要求为止。”

刘鹏认为一个匠人最宝贵的品质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有情怀,对行业充满敬畏;不逐流,对自己无比苛刻。这份苛刻就极致体现在他的代表作“汉白玉文化艺术官”上。

2002年,大石窝镇政府规划打造中华石窝艺术园,其中的主体建筑“汉白玉文化艺术官”由刘鹏亲自操刀,为园中工程量最大、难度最高的汉白玉建筑。

作品上部以汗青(古代的书)和张衡的地动仪结合为造型,册柱上用篆字通刻《汉白玉颂歌》,寓意汗册擎天。穹顶上八龙守护着四面八方,有镇风水保平安之意,顶端为栖贤亭,寓意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和弘扬汉白玉传统文化求贤若渴、招贤纳士。技法上采用了南方通透灵巧的雕刻技法和北方憨实厚重的雕刻技法相结合,阴刻和阳刻及线刻相结合。

刘鹏介绍,艺术官通体由极品汉白玉雕刻而成,

占地面积1200余平方米、高27.96米、用料近万吨。其中仅汉白玉透雕采光窗花,单体面积达7平方米以上,创造了世界最大汉白玉采光窗花的纪录。

为了完成这一鸿篇巨制之作,刘鹏制定了严格选材、专门设计、特殊加工、框架固定侧立运输、框架安装、安装后细磨打蜡六项针对性的策略。

当时镇政府把中华石窝艺术园的一、三、四期工程交给了刘鹏的学校,刘鹏也承担了其设计和监制任务。2003年春节前,年三十至初六,他无偿完成了镇领导交给他的设计任务。接下来就是施工完善的过程,当时为了感谢地方政府对建校的支持,刘鹏率领全校师生近百号人,昼夜赶工,不仅顺利安全地完成了任务,还为政府节省开支逾千万元。

如今,园中洁白庄严的汉白玉艺术官已成为大石窝的标志性建筑,隔着房易路,与刘鹏所在的雕塑艺术学校相望。

带着我们走在中华石窝艺术园内,他一一给我们讲解各个雕塑,要求严格的他,虽然对园内一些雕塑作品的水平不满意,有着艺术家的高标准和一丝孤傲,但言语中依旧透露出对艺术园满满的自豪。

刘鹏记得,20多年前,他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读研究生,当时,央美在大石窝有一个实践基地。刘鹏第一次到大石窝时,就产生了当地为何不建立一个汉白玉艺术园的疑问。“一下公交车,就看到有摆卖汉白玉雕件的摊位,路边、地里、山上到处放着石狮子,这么漂亮的东西,这么深厚的文化,就这么随意散放着,为什么不集中展示呢,可惜了!”

正是因为这个最初的冲动恰好与当时大石窝镇政府领导的思想契合,2000年,刘鹏毕业,当地政府邀请他来镇里协助打造汉白玉文化这一地域文化名片,抓手是先成立一所专门的学校——北京石窝雕塑艺术学校,一边招生办学,培养汉白玉雕刻新生力量;一边就是建设中华石窝艺术园、汉白玉文化艺术官。

刚到大石窝办学时,刘鹏回忆,每次经过村里的麦子地,他总能看到一名老石匠在雕汉白玉。而后才十几天,一块十几吨重的方料就变成了一座几米高的石狮。“这太神奇了!”刘鹏抑制不住心中的惊喜,跑去请教。他这才知道老石匠叫赵连成。

赵连成那里,他学到了很多已近失传的技艺,尤其是运输、安装的民间智慧。他给我们举了几个简单易懂的例子,比如汉白玉雕如何从房山运到紫禁城的,采用的是冰路运输,即先开路,到了冬季,泼水形成冰路,靠冰面滑动运送笨重的石材;安装则是采用斜坡堆土法,赵连成的祖辈曾参与过天安门华表的安装,通过堆斜坡,把华表高处的部件安装上去,然后再清理掉堆土。还有汉白玉桥

梁,支撑券拱的立柱须插在装满沙子的竹筒中,竹筒下端要钻一个孔,拿木棍塞住,待雕件安装好后,把木塞拔掉,沙子流出,拆除券架安全高效……

刘鹏告诉我们,赵师傅2017年去世了,他熟悉的另一位90多岁的老石匠去年也脑梗了,附近村庄稍微懂点传统手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他感到传承的责任越来越重。

好在20多年来,学校培养出了上千名优秀学子,最大的学生73岁,最高学历的学生是985本科毕业生,不仅大石窝汉白玉雕刻艺术传承的年轻人有了,这些学生还散布到了全国各地。其中,学校还承接了三届教育扶贫的项目,免费培训了蒙古族、藏族等大量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孩子。这其中就有刘鹏最骄傲的学生之一——乌仁苏乙拉。

在采访期间,刘鹏翻出了乌仁苏乙拉最近发来的微信给我们看,“她在学校时有点呆萌,只专注于手上的活儿。现在,她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综合高中校长,石雕专业教师,镶黄旗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已成长为锡林郭勒盟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石雕代表性传承人啦。”刘鹏说,他和很多学生一直都有联系,也经常探讨专业、交流业内信息。

现在还在他身边的徒弟有四个,采访时,他们正埋头在工作室水磨汉白玉雕刻品。记者插问他们生活中的师傅是什么样的,小伙子们的回答基本一致:“严厉,人好,但就是脾气有点急。”小伙子们说,老师平时生活中走路快、说话也快,吩咐他们做事时,常常要加一句:“你们跑着去,快点!”

### 他会去跪拜一块石头

刘鹏的工作室在地下,由原来采石运输的地下矿道改建而成,新中国成立前,日本人曾在这里开办水泥厂。矿道很深,隔绝了声响,人一走下去,顿时有与世隔离之感,这可能正是刘鹏想要的理想工作环境。

作为完全不懂汉白玉的外行人,我们最想知道的还是,他为何会如此痴迷汉白玉雕刻。

刘鹏说,其实他自己也并不明白为什么如此迷恋汉白玉雕,“仔细想想,可能跟它的材质美有关。”

“我经常把汉白玉的材质美比喻成‘贵夫人’,或许与皇家文化的DNA和凝聚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有关,或许最重要的是她有生命,能跟我产生不断的对话。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在接触之初,汉白玉与其他材料区别不是很大,几年以后才有点像朋友一样,不断互动对话。十几年之后,才像恋人一样,离开了就像把心掏走了一样。”

“究竟什么是对话?”记者很好奇。“对话其实就是斗争。”刘鹏回答,“汉白玉有一种让你放飞思绪、创意无限的材性,让你就是想斗赢它。”

刘鹏说,石头虽然沉默不语,但历经千年的星辰轮转,早已有了自己的生命,这种生命,不允许人类蔑视。“同一个矿山的每一层料不一样,同一层料中的每一块料不一样,同一块料的每一个部位不一样,汉白玉石材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你要掌握它的材性,就要跟它的毛病做斗争。有时一个作品已经雕刻了半年、一年了,突然材料上出现了一个瑕疵,让你前功尽弃,那怎么办?你就要跟它做斗争,斗争一次就多了解它一点。”

刘鹏记得,一次他雕刻一匹马,到头的部位时,石材突然出现了一个黑斑块,当时他认为要废掉了,于是摆下了一年多。后来实在舍不得付心血,就琢磨:“它是突然出现了,会不会后面又突然消失呢?”于是他多次打光测量,推测瑕疵部位大概深不超过6厘米,这样还可以补救。于是他坚持磨下去,果然就只有5.6厘米就没有了。干了以后,他把马的尺寸缩小了一点,重新再雕一遍,没想到出来的效果比之前的还好。

“原来的马有点笨,后来马头小了,显得更精神了。”刘鹏笑道。

当年建造的汉白玉文化艺术官前的石阶中央,有一块龙纹地雕,经过多年风雨冲刷,现在出现了几道明显的黑色裂缝,很影响美观。刘鹏在带领我们看时,就满是遗憾地叹息:“如果放到现在,这些裂缝我都能提前看出来,设计雕刻时就可以藏得很好。”

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刘鹏说他对汉白玉的感觉又变了:“我已经把她看成了自己的老师,从中悟出了无穷尽的生存智慧和方略。如无石不藏攻守奈何?行若霹雳静如金刚。不动而成诸圣之师。粉身还可为世之器。千秋无语唯尔能言。云根水头变与藏。互连为本不可力拔等等。”所以,他计划人生的最后阶段,一定要写一部关于石头与哲学的书。

“我真的会去跪拜一块石头哦,就像古人开山挖矿前必祭拜神灵一样。”刘鹏感慨地告诉我们。

“先有大石窝,后有北京城”,这是大石窝附近村庄流传的一句民间俗语。产自大石窝的汉白玉,被古今能工巧匠之手点化为天安门前的华表、故宫官殿基座、毛主席纪念堂内的主席雕像……历经数百年,依旧庄严肃穆地矗立,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巨变。

而在离它60公里外的西南一隅,古老的村庄安之若素。采访结束,我们开车离开,眼前不时闪过堆满白色石兽和石柱的农家院落。虽然历史上热火朝天的盛景不再,但我们知道,汉白玉与汉白玉雕的故事依旧在此延续……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关注公众号“零度往上”